



刘区长和他的爱人

刘区长和他的爱人

曲 延 坤 等 作

山·东·人·民·出·版·社

一·九·五·七·年·济·南



刘区长和他的爱人

曲 延 坤 等 作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东分店发行

*

书号: 1940

开本 787×1092 1/32 · 印张 1 5/16 · 字数 25千

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,500

统一书号: T 10099 · 528

定 价: (6) 0.13元

目 录

刘区长和他的爱人	曲延坤 1
誤 会	刘保經 20

刘区长和他的爱人

曲延坤

当当当……这是早飯点。

刘区长被这讨厌的声音震醒，懶懶地睜开了眼睛。

爱人小王还在甜睡。刘区长見她眼皮上搭撒着几根乱发，怕她不舒服，便用手指輕輕地給她撥到了耳朵边上。他不舍得起身，象要从爱人的小臉蛋上找寻什么秘密似的。他粗看看，細看看，把目光集中在她鼻子上，睫毛上，然后又轉移到她那油膩光亮的小嘴唇上。他心里馬上热了起来，想吻她。他想：“昨天我已經把胡子拔光了，这回可刺不着你啦！”越想心越热，非吻她下不成。于是，他屏住了呼吸，准备好了那又大又干巴的嘴，但又怕她心煩，結果只輕輕地吻了一下。这一下太輕微了，她只輕輕一动，又安靜地睡去。刘区长心里仍然发热，覺得尚未滿足，于是又第二次鼓起勇气，心里話：“管她怎样呢！”猛地向前吻去。这时，她忽然醒了。当她明白了是件什么事后，便用兩只小手把他的臉猛一推，心煩地說：“你干么这么讨厌！”身子“卜楞”一翻，背过了臉去。

象被一瓢凉水当头澆了一下似的，刘区长的心忽然凉了

起来。他又惱怒又难过，眼翻了几下，但是一句話也沒說上来。他想：“你这是什么行为！接个吻还不是夫妻常情嗎？”然后又感叹起来：“哎！誰叫咱找这样年輕的爱人来呢！若是我和她年齡相等，恐怕她还要主动地吻我呢……”心里一难过：他那結婚前后的生活情形，便一幕一幕地映在眼前。

刘区长今年40岁了。他自从被提升为区长后，便与家里那个原来感情很好的妻子离了婚。因为他年齡大了，而且身材長的又大又粗笨，臉子“黑不溜丢”的不好看，所以，在他离婚以后，就很难找到一个对象。他怎么能和小王結了婚呢？其中是有因由的。

小王今年才22岁。長得不丑不俊中等人，在卫生所里做會計工作。从她参加工作那天起，每天光講究穿戴，不愿做工作。1953年县区机关进行整編工作时，小王不知怎么听说区里要叫她回家，这回可把她吓坏了。她想：“若是嫁给个领导干部，也許上級能照顧……”于是她去找刘区长，她一見区长就說：死了也不同家，而且还當場哭了起来。刘区长一見有机可乘，便托人对小王說：要是嫁給他，保証精簡不掉。这可以打保条。小王想：“回家就完啦。嫁給他，有地位，有錢花，虽說他年紀大了，可怎么还不能閉閉眼混它一輩子。”結果她答应了。第三天就結了婚。

結婚后，刘区长拿小王簡直象粒金豆子，誰要触动她一根汗毛，就等于戳了他的心肝。因此，小王便慢慢地被寵了起来。工作爱干不干，說話盛气凌人。所以同志們背后都称

她是“太太”或“二區長”。

但是他們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愉快。可能是因为刘區長年齡大了的关系，小王有时对他的态度非常冷酷，常对他耍臉子，甚至訓斥。刘區長对他的下級干部是很厉害的，可是每逢小王对他耍臉子的时候，他却連口大气都不敢喘，只是在心里說：“哎！誰叫咱年紀大来呢！”来安慰自己。

尽管这样，但刘區長对小王的照顧、体貼倒是无微不至——他想从这方面来感动她，要她爱他。另外，他还采取了別的办法：常理发，常刮胡子，常換衣服，想尽量使自己能变得年輕一些。可是他的胡子还是象雨后春筍一样，長得很快，今天刮了，明天就又冒出来了。为了使胡子長得慢一些，前天他学了一个新法：拔胡子。

刘區長被小王推了一把，呆呆地难过了一陣。停了一会，才心平气和了。他想：“將就將就吧，等她長長岁数，或者生下个孩子以后，也許就和我相亲相爱了。”

当他开始穿衣服的时候，忽然覺得左上髭处有点发疼，用手摸了摸，疼处活似腫了起来。“嗯！她这小手怎么这么厉害，剛才准不知怎么給我抓破皮了！”他赶急穿上衣服，也沒顧得結好扣子，便到靠北牆的桌上抓起了帶腿的小方鏡子，一照，发现嘴左边長胡子的那块肌肉，真的紅腫起来。越摸越疼痒。“怪呀，这是怎么搞的？难道說要生瘡嗎？”但他忽然又想到：“不对，不是生瘡。是不是我拔胡子拔的發炎啦？”他又判断了一下，才最后肯定那确实是因为拔胡子

拔的。他丧气透了。

刘区长从伙房领回饭来，小王还没起来。他走到床前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嗯，快起来吃饭吧，看凉啦。”

“今晚做梦做的，头乱轰轰的不好受，我不起来啦。”小王翻了个身，懒懒地说。

“起来喝碗饭再睡吧，一点不吃还行？再不，我到街上给你买油条，泡到饭里吃，行吧？”

“油条？”小王有点厌烦地说：“谁吃，怪油腥气。”

“那你想吃什么？冲鸡子喝？……”

刘区长吃了早饭，要到卫生所去治嘴，小王在被窝里喝着热气腾腾的鸡子汤说：“你去的时候，见了小张——那个出纳员——就说我今天不舒服，叫他替我收着账，我不去上班了。”

刘区长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二

卫生所里，有两个小青年都姓张。因为他俩的岁数都不大，所以大家都叫他们是“小张”。有时一叫“小张”俩人都答应。刚才小王对刘区长说的那个小张，是做出纳工作的。这小张生就了一付笑眯眯的小眼睛，他对领导干部很会阿谀奉承。因为小王的爱人是区长，所以他和小王的关系搞得很好，经常帮助小王做些工作。那另一个小张，是做司药工作的，刚从县院分配来不久。说也怪，司药小张和出纳小张，俩人各方面都不一样：司药小张粗眉大眼睛，说话开朗直

爽，敢說敢道，敢于批評領導幹部。因此，小王對他的印象很壞。雖然他剛來沒幾天，還未和她打過什麼交道。

今天這個莊里逢集，周圍村莊來衛生所治病的人很多。可巧今天高所長到縣衛生科開會去了，司藥員小張到縣院領藥去了，會計小王又不來上班，所以剩在家裡的人，都忙得滿頭大汗。這時候出納員小張，一会儿要到司藥室拿藥，一会儿又跑到會計室收錢記賬，忙得不可開交。保健員小李從他面前經過，他喊住她說：“小李！你快幫幫我吧。”

“我也忙得不得了，誰幫我呀？——怎麼，小王沒來上班嗎？”

“人家是區長的太太，還能來！”小張心里一焦躁，忽然說出這句話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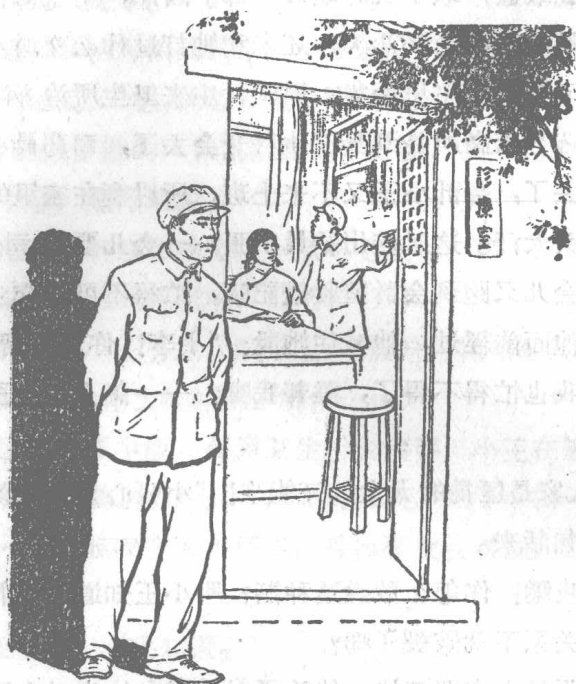
“哎喲！你怎么敢說這種話？叫小王知道，你們倆人那‘密切’關係不就破裂了嗎？”

小張見小李諷刺他，他為了對她表白他也對小王不滿，就激憤地說：“你別胡說八道！你尋思我怕她？”

“得了吧！別背後里說大話啦，好傢伙你敢在會上給她提個意見？”

“我怎么不敢！”小張被小李堵得沒法，又硬著頭皮吹道：“你看吧，以後我非得在會議上揭揭她不行！區長的太太怎麼的，不工作就別拿工資！”

巧得很，正當出納小張說這句大話的時候，劉區長已走到衛生所門口了。他聽到小張在謾罵他的愛人，就象受了莫大的侮辱似的，不由得怒發沖冠。“呸！原來你是這種人呀！”



以前我老認為你和小王還不錯，今天可現了原形了！”他想一步邁進去，當場抓個理由把小張訓斥一頓，出出這口惡氣；一看在裡面治病的羣眾不少，怕影響不好；才忍耐下了。但他真被氣壞了，竟忘記了抹藥，拔腿就往回走。他剛往回邁了一步，一抬頭見司藥員小張用自行車帶着藥箱迎面走了來。

“嗯，你是從縣里回來的嗎？”劉區長見滿臉流汗的小張，有點感慨似的。

“因為今天是集，所里人又少，我沒吃早飯就往回趕——
嗯！區長你做什么來？”

“我呀？我……我嘴上生了个瘡，想来抹点药。見他們都忙……”

“来吧，我給你抹。”小張擦了擦臉上的汗水說。刘区長猶豫了一下，才又随司药小張走进了卫生所。

出納員小張見司药小張回来了，高兴地說：“啊呀你可回来啦！他媽的忙得不可开交啦……”一轉臉見刘区長气凶凶地站在他身边，不覺吁了口冷气。“啊呀我的天！剛才我說的話幸亏他沒听見。”又对刘区長展开笑臉說：“哎！刘区長来啦，有事嗎？……”刘区長气哼哼地站着象沒听見一样。

出納員小張心里象揣了个小兔子一样，不住地“卜卜”乱跳。他直盯盯地看着刘区長走出卫生所后，馬上去找司药小張：“哎！我問你，你剛才是和刘区長一块进来的嗎？”

“咋，怎么的？”司药小張見出納小張那慌張样子，楞了一下道。

“啊呀！我剛才說小王的坏話，他准听去了！——你在哪里碰上他的？”

“我就在門口这里碰上的——那怕什么，他听見了更好，去教育教育小王。”

“你別說这些不輕不重的話吧！……”出納小張象犯下了什么罪似的，臉色都有点变了。

“你看你那样子！那怕什么？”司药小張一面摆弄着药箱子，一面說：“哼！怪不得小王有这些缺点呢，都怨你們当面不給她提，專会在背后熊嗑咕。”

“我看你也別說大話，”出納員小張說。“你敢在会上給她

提个意見？”

“嗨！你別把我看的象你一樣，叫你說我就不敢給她提个意見啦？”

三

灯光亮着，刘区長正在給县里写汇报。写着写着，忽听宿舍門“嘩啦”一声响，他抬头一看，只見小王一陣风似地冲进来，一头扑倒在床鋪上，“呼哧呼哧”地哭开了。

刘区長猛然被这个場面惊住，他楞了一会，慌忙放下笔，兩步跨到小王身边，問道：“你怎么啦？唉？你說呀！”小王倒越发哭得厉害了，全身都在抽搐。刘区長見她光哭不說話，更着急地催問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說你說呀！”

“他……他們欺負我，罵我是太太，二……二区長，还要扣……扣我的工資……”小王抽噎得話都說不上来了。她越想越气，最后对刘区長高声說：“我跟……跟了你，活倒……倒了楣！”

原来事情是这样的：

高所長从县里开会回来，晚上召开了所务會議，評議干部家屬補助。在灯光下，司药小張对所長說：“高所長！評完了補助，咱們再接着开个生活檢討会行吧？”

“开就开。自从你来后，这样的会咱一次沒开过。”

“小王天天这样吊儿浪当地工作，”司药小張不滿地說：“我觉得在这会上應該向她提出批評。”

“哎哟！”所長似乎震动了一下說：“你剛来还不了解，誰

敢批評她……”

“怎么还不敢？”司葯小張那粗眉头一擰說：“因为她是区長的爱人咱就不敢批評了嗎？这真沒意思！区長好賴是个领导干部，是有質量的……”

司葯小張還沒說完，所長慌忙对他揮了下手，原来这时外面响起了“格格格”的皮鞋声——区長的爱人小王来了。

小王一进门，出納員小張对她笑着说：“来啦？”又忙拉过个小方凳子来要她坐。小王低头看了看小方凳子，怕沾污了呢子褲，找了張廢紙擦了擦才坐下。

“你怎么才来？”司葯小張用質問的口气說。

“怎么，只是晚来了一会唄！”小王白了司葯小張一眼，沒好气地說。

司葯小張听对方話头挺硬，正又要动嘴說什么，这时所長对他使了个眼色，說：“不許說話了，开会开会。”

所長首先講了講評补助的意义，又談了談什么样家庭該享受补助，以及評定的等級。最后又說：“我們應該以实事求是的精神，該享受的就評上，不該享受的不能評，不要感情用事。”

所長說完后，小王忽然抬起头来，她瞪着眼看了看出納員小張，只見小張正在用一种求援的眼光看她。小王心里一动，想：“小張平日对我不錯，天天帮我打算盤、記賬，常对我說个知己話，全所里只有他对我好……”想了想，忽然开口說：“我認為咱們出納小張該享受一等。”

小王住嘴后，大家你瞅我，我看你，一个說話的沒有，

一时屋子里的空气沉闷了起来。

“你提議評他一等，最好能把理由說出來……”司葯小張說。

“当然有理由啦！”小王气憤憤地朝着司葯小張說：“他家人口多，勞力少，非常困难唄！”

“我覺得——”所長見苗頭不好，調和地說，“咱們出納小張的家庭是有些困難的。過去評的時候，每年兩次都評上他。不過過去歷次都是評二等。這次我的意見還是評為二等。”

“對，我同意！”保健員支持所長的意見。接着，別的人也大都同意了。只有小王噘着嘴，在暗暗地生氣。

出納小張評過後，接着又評了保健員小李和司葯小張。司葯小張家里，因大哥結婚欠下了點債務，被評為三等。

補助剛一評完，小王站起來就要回宿舍去。司葯小張忙攔着她說：“哎！先別走，會還沒開完呢。”

“什麼會沒開完？”小王楞着眼朝司葯小張說，“我看這個屋里你說就算了！”忽又轉臉對所長說：“高所長！是還有會嗎？”

所長見司葯小張要對小王發火，趕急白了他一眼。然後才轉臉對着小王，很難為情地說：“嗯！小王，同志們提議要交換下意見呢，你再坐一會吧。”

“真是問題！咱沒見有一個晚上開兩個會的！……”小王咕噥了半天，才又不耐煩地坐下去。

出納小張怕保健員小李要他給小王提意見，忙站起來，

提起一把热水瓶，对所長說：“你們开着，我到店里提壺水去。”說着，一溜烟离开了卫生所。

檢討会开始，司药小張先发言。他檢討了最近在工作中的一些小缺点，并要求大家再給他提新的意見。随后，孙大夫、保健員小李和所長也都相繼作了檢查和檢討。全屋子里，只有小王低头不語。这时候檢討会的局面有点僵，大家的目光都投射在小王身上，等她說話。

“小王，你怎么不說話？”司药小張等得不耐煩了，催促地道：“該輪着你啦。”

“誰有誰檢查，我沒有什麼可說的！”小王气冲冲地說。

“你說什麼？”司药小張也火刺刺地說，“小王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——你怎么沒有什麼可檢查？……”沒等小張說完，所長站起来說：

“我看咱不必每個人都說啦，沒有就算啦……”

“我就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嘛！”小王突然打断了所長的話，象要打架似地对着司药小張說。

“哟！你要打架嗎？”司药小張压抑不住自己，急咧咧地說：“你怎么沒有可檢查的？难道你那吊儿浪当的工作作风是合法的嗎？”

“我怎么吊儿浪当？哎？你說！”

“你随随便便不来上班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来上班是……是有病，这你管不着！”小王已經跳起来了，她指点着司药小張說：“咋！你的权力可真不小哩！我看你才来了兩天，不了解情况少发言！”

此刻所長已急得滿頭大汗了，他拉拉這個，按按那個。可是司藥小張已經氣得不行了，那能按捺住他呢。他也用手指着小王說：“小王！我問你，你大前天說病了，可是你怎么還能到供銷社去買糖呢？”

小王被小張這麼一頂，更火了，無理地說：“我病了也能買糖吃！你管不着！你要管了我，就別當司藥員——當區委書記去吧！——我看你官不大管事倒不少！”

“喲！你簡直是罵人啦！——小王！怪不得人家都背後罵你是‘太太’‘二區長’呢，我告訴你吧，你沒有什麼了不起，你覺着你當了太太啦！哼！那不行呀！要想不做工作，就別拿國家的工資！”

“姓張的！你有膽量就扣下我的工資！你……你……”

.....

劉區長聽了小王的哭訴，特別是聽到她最後那句激憤的話（他知道這是小王說的气話），差點被氣炸了肺。他把腳一躁問道：“這是誰說的？”

“小……小張。”

“啊！還是那個小兔崽子！”小王也沒說明是哪個小張。劉區長想起前天到衛生所抹藥時，聽到出納員小張背地罵過她，這會又認為是他了。因此他特別沖動。他想：“好小子！前天的事我還沒跟你算賬，今天你越發變本加厲了，竟欺負到我頭上來啦！”為了馬上出這口氣，他轉身便朝外面走。走到門口，喊區里通訊員道：“小徐！小徐！”他想立刻派小徐去把出納小張傳來，在小王面前，當場給他點厲害尝尝。可

他連叫了兩聲，很久沒有回應。一想，是他剛才打发小徐到前庄的縫紉鋪給小王取新做的衣服去了。

这时小王已經停止抽噎了。刘区長的心情也似乎少少平靜了一些。他想：“我明着把小張訓一頓，以后被区委書記或委員們知道了，他們能对我評論些什么？”但这么白白地拉倒是不成的，他想：“即便小王有缺点，他也應該看着我的面子原諒一些才对，这也算是对領導的尊敬。可是他，一次又一次，真是大了胆子啦！哼！也許他是見我們夫妻之間的感情不怎么好，来趁热打鐵，破坏我們的关系！”他越想越气，最后心一橫：“好吧小子！”

四

卫生所門前靠着条小河溝。这天上午十点多鐘，出納員小張見河边有一个老头儿在捕魚，他想要几条小魚放进水缸里养着，便向河岸走去。还没与那老头儿說話，抬头見刘区長騎着輛自行車从南面走来。他老远便展开笑臉对刘区長打招呼。

刘区長是剛从前庄出发回来。他一見出納小張站在河边上，心里便一下子勾起了昨天的怒火。他越看小張就越覺得刺眼。一走过河边的小桥，把車子“格登”一支，就怒冲冲地朝小張走来。

“刘区長你到哪去来？”小張恭恭敬敬地說。

“嗯！你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刘区長的声音都有点发抖了。